

# 数智时代大学生深度学习困境审视及提升路径

杨雯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商务旅游学院

**摘要:** 实现深度学习一直是高等教育追求的育人目标,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突出。但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面临学习主体异化、学习过程外包、学习体验缺失的困境,认为内容供给不匹配、缺乏有效的学习支持和学习评价的结果导向限制了深度学习的实现。从完善内容供给、提供引导支持和重构评价体系三个维度助力深度学习。

**关键词:** 深度学习;异化;人工智能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6.067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在信息处理中的开放性、灵活性、高效性等优势,深刻重塑着教育生态。在许多领域,人工智能已替代部分甚至全部可重复的任务。受此影响,学习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学习从知识符号的体量化占有转向了意义的创造性建构。这表明,以死记硬背为特征的浅层学习的价值在缩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反,以批判创新为表征的深度学习,才能体现人类的独特价值。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深度学习强调高动机、高投入和强批判等理念,在数智时代其重要性更为凸显,也是学生适应智能化学习的关键。因此,如何在数智时代促进深度学习,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一、数智时代大学生深度学习的困境

### (一) 学习主体异化

对学习者的而言,任何被学习的对象及为助力学习而创设的工具,皆属于“物”的范畴。知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表征体系,是学习者学习的主要对象,主要以物化客体的形式,作为人的附属品与人并存,从未拥有挑战甚至颠覆人类主体地位能力。

但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以“拟学习者”的身份参与学习,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学习模式,还试图改变“人”“物”在学习生态中的角色。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指出,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丛林规则”<sup>[1]</sup>。在此情景下,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很大冲击。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时代,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但其三观尚未完全成熟,在使用互联网的过

程中,缺乏理性思维,往往处于“被塑造”的地位,无形中削弱了自身的能动性。基于算法的精准推荐造成信息茧房,固化了其思维模式;无处不在的碎片化信息分散着其注意力及精力;虚拟场景沉浸体验弱化了现实世界的体验感;人机、机机交互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空间,使得原本依赖人一人互动才能完成的学习过程,正被人一机互动取代。在人一机交互中如何坚守主体意识,在数智化生存中如何保持独立思考,成为教育界的一个核心问题。

### (二) 学习过程外包

深度学习需要以掌握性动机为基础,好奇心和求知欲驱动学习者发现、探索甚至挣扎。但AI凭借快速甚至标准的答案正在侵蚀这一学习过程。答案生成的即时性和不可见性让使用者无须思考,直接得到结果。该模式跳过思考过程,将原本由人加工处理的过程由AI完成,造成了思考过程的外包。需要说明的是,思考“黑箱子”的隐匿,并不说明学习过程的完全消失,而是原本包括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学习被压缩成只重视学习结果的数据操作,可能导致学习空心化。

从技术原理与操作流程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是把学习者的学习表现转化为数据信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推送符合学习者兴趣和意愿的资源。此过程中,学习者的个体行为被拆解为便于机器识别、读取与评判的数字符号,其富含的人文价值因难以被数字化处理可能被舍弃。此外,人工智能算法背后的“技术黑箱”导致学习者难以解析技术的算法与逻辑体系,体现在人工智能思考和运作过程的不透明性和不可解

**基金项目:**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2024年度校级课题“在线学习背景下高职学生英语学习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ZD2024001)。

**作者简介:** 杨雯(1990—),女,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释性<sup>[2]</sup>。

### (三) 学习体验缺失

深度学习追求学习过程中学习主体的“身心在场”。学习是一个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主体空间在场和心理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在线的过程。其中,主体空间在场要求以学习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自我意识在线强调在学习中体会学习的乐趣。理论上,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学习者从离身性到具身性的超越,增强学习的沉浸感与体验感,从而支持“身心在场”的理想状态。

实践中,大部分学生处于“主体空间在场,自我意识离场”的状态。在人工智能主导的学习场景中,知识技能多以符号、抽象的形式呈现,脱离了具体的物理情境,也缺乏与身体的互动<sup>[3]</sup>。学习过程也因此得以简化:学生单向接收来自视觉或听觉的信息,不再是知识建构的核心主体。

然而,在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无论是知识的生成还是传递,都需要身体的参与。具体来说,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知识才得以产生形成,而其传递及深度理解更离不开身体的参与。不同于传统的学习过程,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更多聚焦于符号和数据的处理运算,身体的感知体验环节常常被替代。学习活动也因而处于离身状态。这种离身倾向带来的后果可能体现在认知和技能两个层面。从认知层面看,身体感知的缺失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始终滞留在概念层,造成记忆性认知,无法将所学迁移至真实情境中。从技能层面看,那些高度依赖身体协调的职业技能,则可能因缺乏充分的实操训练而难以被真正掌握。莫里斯·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锚点”,脱离身体体验的知识传递,让学习者难以理解知识的本质,只能形成表层的记忆性认知,而非深层的理解性认知<sup>[4]</sup>。

## 二、造成学生深度学习问题的原因

### (一) 内容供给不匹配

本质上,高等教育的内容是以学科为核心,其知识体系具有逻辑性和整体性。但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随时随地可通过工具汲取碎片化知识,这很大程度上瓦解了高等教育知识的结构及其系统性。另外,数字化背景下的知识更新速度极快,为了跟上最新发展,很多知识技术一经问世,其科学性、权威性还未来得及验证,便进入了高等教育的课堂。这种做法也消解了高等教育知识的高深性,因为高等教育的知识不在“多”和“宽”,而在“精”和“深”。

视觉文化是数字化时代的另一大特征。数据联通改变了知识的存储方式与呈现样态,知识存储从实体

载体转向数字载体。过去,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被储存于纸本等直观且可见的物质载体,用文字阅读能生发想象空间、培育抽象的高阶思维。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载体已然突破了传统纸本的范畴局限,转而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各种短视频、VR技术的渗透,让人们热衷于借助数字阅读等直观方式获取信息,这是数字技术对于人文精神的脱离、图像对于文字的凌驾及形象对于抽象思维的消解。数字化虚拟空间可能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削弱和矮化读者的思维力<sup>[5]</sup>。质言之,知识的整体结构被打破,学习变成“快餐式”的撷取过程,与高等教育追求的结构化知识目标背道而驰。

### (二) 深度学习关键引导者缺位

实现深度学习既依赖学习者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外界的引导与支持。深度学习虽然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性与建构性,但学习并非学生个人的“独奏”,教师的引导作用必不可少。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往往需要正确的引导,是学生与教师双向互动的结果。然而,在自主学习与技术赋能理念的影响下,教学实践中,教师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方面出现“缺位”现象,这可能与教师本身的素养有关。有些教师深度教学意识不足,无法起到示范作用;部分教师本身在深度教学方面能力不足,其教学受效率驱动,从功利性角度认识和实践教学和研究,偏离深度教学。“尊其师,信其道”,教师功利性的表现对学生起到负面引导作用,无形中让学生偏离深度学习,走向浅层学习的误区。

### (三) 教学评价的结果导向

教学评价是检测教师的教、学生的学的一种手段。积极的教学评价有助于及时发现教和学中的问题,有效提高教和学的效率,有利于深度学习的发生。但是,目前的教育评价模式源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模式,当时的教育模式适用于社会对大规模人才的需求,因此评价标准以结果为导向,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随着工业模式的发展,评价模式却未随之发生变化,依然强调结果,学习过程依旧被忽略。这种评价标准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即教育促进人的发展。迈入数智化阶段后,教育评价改革受到高度重视,各方纷纷采取措施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评价效果,但效果不尽理想。

事实上,长期沿用的评价理念与方法并未因技术迭代而发生根本性转向。很大程度上,新技术非但未能促成评价范式的变革,反而可能巩固了传统评价在数智时代的支配地位,甚至带来新问题,如过度关注数据和技术。实践中,学习者的多维发展被简化为答题次数、登录次数、答题正确率等便于量化的评估指标。

这种应用可能提高了评价效率和课堂管理效率,但依然未触碰到评价的核心,即学生的发展。甚至部分院校在引入智能化学习平台后,也仅关注技术的提升,以此在各种评比排名中提高筹码。

### 三、数智时代学生深度学习的提升路径

#### (一) 发展学习者的高阶思维

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引擎和创意机器,人工智能仍处于迅速迭代变化中。为此,学习者要发挥人工智能高效生产知识的潜力。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碎片化知识进行自主加工,通过筛选与整合形成推理、抽象与反思等心智模式,使得碎片化知识结构化,形成系统化知识结构,提高学习者的高阶思维能力,实现高阶思维培养。

深度学习主张通过新旧知识的整合来促进学习的发生。具体而言,学习者需要将新内容与旧概念、旧原理相衔接,使其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进而实现对新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已具备较强的语义分析能力,在知识搜集、识别等方面具备强大优势。因此,应充分借助当下最新的人工智能语义图示工具,经由关联分析与角色分析等手段,深挖新旧知识间的衔接知识,从海量的学习资源中提取并精确推荐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拓展新旧知识的联通途径。

#### (二) 引导教师开展深度教学

深度学习提倡自主学习,但并非独立学习,外界环境支持也至关重要。针对教师在深度学习引导中的“缺位”问题,需鼓励教师开展深度教学,为深度学习的落实提供教师支持。

针对部分教师的意识不到位问题,首先需要强化其深度教学意识。可以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引导其树立深度教学的意识,并将其与深度学习联系起来,逐渐摒弃功利性的思想,使其让位于“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还可以将深度教学意识融入考核体系,倒逼教师承担引导责任,从思想层面杜绝引导“缺位”现象。针对部分教师深度教学能力不足的痛点,可以构建分层分类的能力提升体系。个体提升层面,教务部门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涵盖深度教学设计等内容,提升教师对深度学习的把控与引导能力。搭建教研共同体平台,以“传帮带”等方式,推动教师锤炼深度教学能力。价值导向方面,强化教师职业伦理教育,引导教师恪守“尊其师,信其道”的育人准则,以自

身严谨的治学态度、纯粹的育人初心为学生树立榜样,抵消功利性教学的影响。

#### (三) 以过程性评价引导深度学习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需重申提高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脱离了人的评价便是脱离了人的本质,陷入“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只重视物看不见人”的困境。

为破除这一困境,在开发评价指标中,时刻牢记“技术为人服务”这一核心要领,即坚持价值理性原则,并将这一理念贯穿评价全过程,包括设计、实施、反馈、优化等过程。评价主体上,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除教师,还有社会、家庭、用人单位等利益共同体参与评价。评价维度上,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即“学会”,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即“会学”。其中,学习过程不局限于出勤等,还可以通过实验、作品等,展示学生的表达能力、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此外,可以让数字化工具成为捕捉学生发展的放大镜,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评价效率,让评价结果客观化,真正反映学生的成长及个性化差异。通过以上各个手段弱化技术对人的边缘化,让技术成为推动教育评价走向个性化与人文关怀的助推器。

### 四、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存在,无论怎样迭代升级与发展,其作为“物”的本质不会变。人工智能在辅助深度学习过程中,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为推动学习者从浅层学习迈向深度学习,必须审视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角色定位,明确人工智能辅助深度学习的价值,方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1] 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2] 谭维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算法风险[J].开放教育研究,2019,25(6):20-30.
- [3] 赵文乔.人工智能时代教学中身体经验的困境与回归——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J].当代教育科学,2025(6):33-41.
- [4]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5] 肖菊梅,朱若玉.数字化生存时代的阅读危机与教育审视[J].当代教育科学,2024(2):18-25.